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劉公案－劉墉傳奇 第四十九回 狗肉王乘醉發獸性

何氏想罷，何不將我以往之事，盡情寫在書札之上？等我兒夫回來，見了這書字，就知道何氏誤遭其害。佳人想罷，並不怠慢，登時拿過筆硯，研墨揮毫，提筆就寫。不多時，連真帶草，將書字寫完，手封好，裝在梳頭匣內。頭也不梳，臉也不洗，衣領包頭，烏雲罩緊，拿一把風快的切菜刀，擱在炕上。天氣呢，也黑咧，房內也點燈，佳人和衣而臥，等著狂徒李文華。這且不表。且說宗婆子告訴了李文華，約定今夜成雙。說罷回房，各去安寢。李文華滿心歡喜，連忙打扮。

李文華說罷不怠慢，站起身來把衣更。剪絨的秋帽頂上戴，龍抱柱的纓子通點紅。內穿一件鬆綾襖，外罩著，寶藍的緞兒袍子，紐子是鑿銅。三鑲的錦襪腳上套，青緞子皂靴足下登。好像那，去做新郎一般樣，單等著晚上把親成。心急只恨天黑得晚，猶如那，熱地螞蟻一般同。恨不能，伸手摘去金烏鳥，一口吹落太陽紅。恨不能，雙掌托出海島月，兩把撒上天星。只急得，心如亂麻神難定，意似貓抓體不寧，自言自語如癡醉，渾身熱糖似蒸籠。走出走進來回地轉，乾急乾躁在中心。無精打采長出氣，好容易，盼到黃昏點上燈。吩咐家僮都散去，獨坐書房側耳聽。「噹噹」一聲鑼聲響，公義村中起了更。此時就去還太早，夜靜人稀方可行。忽然想起一件事，不覺心中吃一驚：曾記得我父臨危日，遺言囑咐細叮嚀：誇吾為人諸事好，只有風流事一宗。將今比古將我勸，句句戳心透徹明。

我父的遺言猶在耳，仔細思量理欠通。馮商還妾生貴子，皆因德行有陰功。偷花的浪子西門慶，惡報難逃與武鬆。

我今心邪把何氏愛，有損陰德罪不輕。既談詩書學禮義，想進賢門名教中。君子須學柳下惠，坐懷不亂有賢名。出房胡行鑽狗洞，豈不玷辱與文風？吾今知過必要改，李文華，心中後悔恨難平。一口咬住右手指，銀牙磕破血流紅，疼痛難挨眉緊皺，不由口中只是哼。惟恐人知怕恥笑，不敢高聲暗忍疼。和衣睡倒牙牀上，一牀錦被把頭蒙。十指連心疼難忍，他把那，好色的心腸冷如冰。按下文華在書房內，再把那，性烈的佳人明一明。

且說那何氏月素，獨對孤燈，不由心中歎氣，心內驚疑，杏眼朦朧。俗言說得好：人逢喜事精神長，悶來愁腸睡多。

列公：這也是神鬼的撥支，造定有大禍臨身。皆因他一團的性烈，怨氣攻心，等到二更身體困倦，一合眼，迷糊睡著，作夢也不知有個追命鬼前來！

且說這公義村西梢頭有一個歹人，姓王，排行第八，皆因他賣狗肉為生，故此有個混號，叫「狗肉王」。妻子毛氏，並無兒女。兩口子住著一間草房，在村的西邊，連個院牆也無有。

像這殺生害命的買賣，白刀子進去，紅刀子出來，屠行裡的生意，好過的能有幾個？狗肉王好喝、好吃、又愛花閒錢，兩口子是肥吃肥穿。這一天，狗肉王近裡去賣肉，天晚出城，正撞著個酒友。好喝之人，見面無空過之理。關廂裡有一座山東館子，二人進去，揀了個座坐下。狗肉王現成的狗肉，切了點子，就生蒜瓣子，乾花兩對的燒酒，二人就喝起來了。你一盅，我一盅，兩個開了個二斤四兩，都有酒意，這才湊錢會帳，趑趑趑趑，指手分別。

且說狗肉王大醉而歸，走錯路，竟走到公義村的後面去了。

晃裡晃蕩地信步斜行，一抬頭，到李文華的場院跟前，慌忙站住，瞧了瞧孫興的房中，點著燈。狗肉王自言自語，說：「孫興不在家，孫二嫂就該早睡。天有二更咧，點著燈有何事幹？」

側耳聞聽，並無動靜。咂嘴搖頭說：「這也奇怪，要是做活，有些影響，為什麼寂寞無聲，只有燈光明亮啊？是咧，孫二嫂生得齊整，俊俏風流；李大爺又邪辟，好鑽個狗洞。莫不是他們倆有些黑大忽，也未可定。我何不跳過牆去，踹他個狗尾巴，要是叫我堵住，先使一個訛盆，後借幾吊錢，末了燥一個乾脾。

事逢湊巧，落得去乾。

狗肉王，要使訛盆堵狗洞，惡人淨是狠毒蟲！耳聽鑼聲打兩棒，天門雲迷天黧黑。放下肉桶手攀樹，兩腳一縱快如風。扒住牆頭躡過去，躡足潛蹤越土堆。直奔草房門外站，舔破窗櫺用目觀：只見佳人炕上睡，杏眼雙合柳葉眉，香腮粉面櫻桃口，猶如春睡的醉楊妃。頭枕玉腕和衣臥，狗肉王看罷越發著了迷，暗暗只叫「孫二嫂，果然齊整似花魁，但能與此婦睡一夜，眼看做鬼也不虧。細看桌上有盒酒，點著燈兒卻等誰？趁著孫興他不在，我竟大膽將門推。上前抱住不撒手，講軟講硬要相陪。若要牛心相喊叫，定把花奴的小命追！」狗肉王想罷不怠慢，走上門前用力推。只聽「吱嘎」一聲響，這不就，驚醒佳人烈女魁。

狗肉王原是惡人，心毒膽大，看見何月素的美貌花容，躺在炕上，竟似春睡的楊妃。狗肉王一見，邪心一動，不由惹火燒身。明欺軟弱，家中又無男子，放心大膽，竟來推門。

對墉傳奇何月素雖然睡著，心中驚恐，睡夢之間，忽聽門響亮，忙睜杏眼，一翻身爬將起來，愣裡愣怔坐在炕上，只當是李文華前來，他的怒氣上攻，厲聲低問，說：「大相公來了麼？」狗肉王顫著口氣，也是低聲答應，說：「正是，我來了。」何月素聽見差異，用手掩住了燈光，留神觀看。

何月素，聞聽說話聲音岔，杏眼留神驗假真。只聽「吱嘎」一聲響，有一個，大漢側身進了門。頭戴小帽穿短襖，藍布搭包係一根。月布單褲白布襪，撒鞋油透帶灰塵。黑肉橫生麻子臉，惡眼凶眉翻嘴唇。鼠耳鷹腮心最歹，狗蠅鬍子像鐵針。膀乍腰粗頭似鬥，青筋疊暴魯又村。

趑趑趑進房內，晃裡晃蕩醉醺醺。口內低聲叫「二嫂，大相公是我要成親。」何月素，認得姓王賣狗肉，佳人瞧罷冒了魂。著急無奈高聲罵：「老八撒野少胡雲！奴的丈夫和你厚，時常喝酒講交情。他今有事將城進，你竟胡行把我辱！因吃酒你佯推醉，混雜嚼毛信口云。什麼是『成親』我不懂，快些出去把臉面存！要再多說我就嚷，叫起李家的家下人，把你當作賊拿住，打一個半死小發昏！」

烈婦言詞未盡，狗肉王，擠鼻弄眼把話雲，冷笑開言叫「二嫂，不必發昏你動真。我問你，孫二哥有事將城進；你就該，吹燈睡覺養精神。又不做活又不紡線，為什麼，點著燈兒又不插門？桌子上擱著酒和菜，明明現露你有私心。方才你問的就異樣，專等著，大相公前來好成親。那知我，王姓的老八來得更早，趁早拜墳我好出城。」何氏聞聽心好惱，緊皺雙眉滿面嗔，俏語低言破口罵：「王八膽大你太欺心！我在房中將夫等，忘記了吹燈去插門。你竟狂為調戲我，混話胡言氣死人。賴我偷做風流事，要踹狗，尾使訛盆。打起眉毛認一認，賊眼睜開看看人：何氏可比無瑕玉，烈性猶如火煉金。別說使訛吾不怕，縱然就死也不失身！趁早歇心收歹意，快些出去免禍根。再要多說我就嚷，當賊拿住送衙門。那時想走不能夠，橫禍皆因自己尋。」何氏著急拿話嚇，狗肉王，冷笑開言把話云。